到2020年我国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是我们的庄严承诺。一诺千金。到2020年只有3年的时间，全社会要行动起来，尽锐出战，精准施策，不断夺取新胜利。3年后如期打赢脱贫攻坚战，这在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发展上将是首次整体消除绝对贫困现象，让我们一起来完成这项对中华民族、对整个人类都具有重大意义的伟业。

——习近平主席二〇一八年新年贺词

精准脱贫攻坚战 进行时

334个深度贫困县贫困人口还有627万，占全国未脱贫人数的近一半

仅剩一年半，深贫地区脱贫攻坚战怎么打？

聚焦中国经济新亮点

新华社北京6月26日电（记者侯雪静）在离打赢脱贫攻坚战仅有约一年半的时间里，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工作进展如何？如何补上深度贫困地区发展的短板？26日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国务院扶贫办有关负责人和部分深度贫困地区扶贫干部就上述问题作出解答。

攻坚克难 成绩可喜

凉山州是全国“三区三州”深度贫困地区之一，有深度贫困县11个，建档立卡贫困人口97万，2013年底贫困发生率是19.8%。“精准扶贫以来，我们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到2018年年底，全州累计减贫65.9万人，贫困发生率降至7.1%。”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副州长向贵瑜说。

哪些地区属于深度贫困地区？在国家层面主要指“三区三州”——“三区”是指西藏、新疆南疆四地州和四省藏区；“三州”是指甘肃的临夏州、四川的凉山州和云南的怒江州。

谈起变化，向贵瑜现场总结了以下最突出的几点：

——人修了路、路改变了人。凉山著名的悬崖村，已经修出了一条钢梯天路，这条天路彻底结束了悬崖村人与世隔绝的历史，让新一代村民实现了与时代同频共振。

——人建了房，房改变了人。凉山州陆续投入了271亿元，建起了10.82万套新房，48.54万贫困人口在这些新房中开始了新生活。

——人融入了文明，文明改变了人。凉山州投入122亿元，建成了各级各类学校1572所，小学教学点1011个，投入22.58亿元，建成3117个“一村一幼”的幼教点。

——人拥有了能力，能力改变了人。凉山州投入38.1亿元，建设一批现代农业产业园，贫困群众的口袋鼓了，眼界开阔了，思想解放了，脱贫致富的信心愈发坚定了。

凉山巨变。“群众彻底摒弃了安于贫困的心理，树立了自我脱贫的信心和勇气。”向贵瑜说。

2018年，全国334个深度贫困县共减贫480万人，占全国减贫总数的38%。这334个县的贫困发生率比2017年下降了4.9个百分点，比全国下降的速度快了3.2个百分点。“这说明，我们对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的政策在持续发挥作用，支持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的力度在加大，成效在显现。”国务院扶贫办副主任欧青平说。

整合力量 集中攻坚

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成绩的背后，是两年来从中央到地方的一系列政策举措陆续出台，推动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不断向纵深发展：

——强化政策的倾斜保障。2017年9月，中办、国办印发了《关于支持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的实施意见》，从中央统筹来强化资金、政策、人财物各方面的保障。各部门陆续出台了40多个配套性文件，把中央的政策要求进一步实化、细化。

——整合各方面力量，加大集中攻坚力度。2018年到2020年，中央财政对深度贫困地区投入的资金达到2140亿元，其中用于“三区三州”的将近一半，达1050亿元。此外，大力动员社会力量向深度贫困地区倾斜。在由全国工商联推动的“万企帮万村”精准扶贫行动带动下，现已经有7.64万家民营企业结对帮扶4.88万个建档立卡贫困村，有1000多万贫困人口受益。

在中央的部署下，各深度贫困地区聚焦精准，集中攻坚。山西临县在一个战场上打赢生态治理与脱贫攻坚两个攻坚战。2016年以来，临县组建合作社313个，吸纳农村劳动力1.5万参与造林，其中贫困人口9000多。2016年至2018年，临县三年累计造林99万亩，是“十二五”期间全县造林面积的2.6倍，森林覆盖率由2015年的18.1%提升为2018年的24.5%。

“在实现增绿的同时，贫困人口实现了退耕还林领资金，造林护林拿薪金，生产经营得现金，流转入股挣租金。这两年不仅山增绿了，老百姓增收了，生态环境也在逐步改善，初步实现了增收和增绿、生态和生计的有机统一。”山西省吕梁市临县县委书记张建国说。

产业是脱贫的重要支撑。在资源禀赋差的深度贫困地区，如何选择产业成为关键。“这几年我们充分利用高原的冷凉气候和天然牧草的优势，发展牦牛和青稞产业；充分利用光照优势，大力发展光伏扶贫产业；充分利用青海特有的自然、人文景观，大力发展乡村旅游、民族文化产业。”青海省扶贫开发局局长马丰胜说。

困难仍存 尽锐出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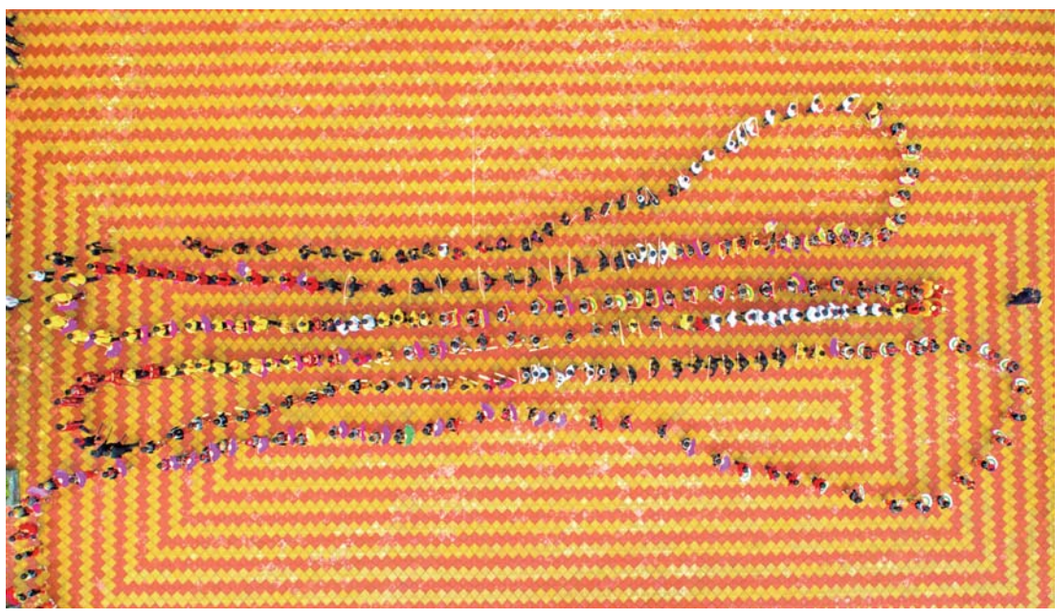
“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这两年取得了非常好的成效，但是难度依然很大，困难仍然不少。”欧青平说，334个深度贫困县没有脱贫的贫困人口还有627万，占全国未脱贫人数的近一半，这些地方的脱贫成本比别的地方高，脱贫难度比别的地方更大。

“深度贫困地区经济基础发展比较薄弱，生态环境脆弱，劳动力的文化素质比较低，内生动力调动起来比较慢。深度贫困地区是脱贫攻坚最大的短板，是最不托底的地方。”欧青平说。

欧青平表示，下一步，将按照中央的决策部署，坚持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相结合，坚定信心，坚持目标标准，解决底线任务，巩固提升脱贫质量，加大各方的支持力度，抓好各项政策举措落实，注重防范化解各种风险，持续加强干部队伍建设和作风建设，以良好的作风去破解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为贫困地区的老百姓提供更好的帮助。

直过民族脱贫攻坚

“志智双扶”促景颇山乡脱贫



▲云南芒市西山乡营盘民族小学学生在课间跳起景颇族舞蹈——目瑙纵歌（6月21日无人机拍摄）。
新华社记者胡超摄

新华社昆明6月26日电（记者伍晓阳、杨静、庞明广）云南芒市西山乡全乡1.2万余人，景颇族人口占92.8%，人均有耕地5亩、林地17亩，资源禀赋可谓良好。但由于社会发育迟缓、长期偏僻闭塞，西山乡发展滞后，2014年贫困发生率还有23%。

扶贫先扶志，扶贫必扶智。在精准扶贫中，当地党委政府推进“志智双扶”，激发群众内生动力，阻断贫困代际传递，引领提升乡风文明，精准施策解决素质型贫困问题。目前，西山乡贫困发生率已降至5.8%。

激发内生动力，培育特色产业

西山乡毛讲村的景颇族老人目勒跑，曾经对生活失去了信心。他和老伴长期患病，两个儿子也不争气，一家人靠种地为生，生活困窘。

2014年，扶贫队员来到他家，讲解扶贫政策、了解发展意向。他的两个儿子是壮劳力，但缺乏技能。扶贫队员把他儿子带去参加技能培训，并对接到浙江打工。老两口则在家搞养殖，如今养了7头肉牛、16头生猪。

2017年，目勒跑一家脱了贫，生活变得越来越好。“党的扶贫政策好，我们也要自立自强。”曾经郁郁寡欢的老人，脸上露出了灿烂的笑容。

景颇族聚居的西山乡，光热水土条件优越，但过去社会发育迟缓，生产力水平低下。新中国成立初期，这里尚处于原始社会末期。“以前日子苦啊，连盐巴都没得吃。”88岁的景颇族老人董木三说，新中国成立后，解放军教村民开垦水田、用牛耕田，生产生活水平渐有起色。

脱贫攻坚战中，当地党委政府立足资源优势，激发群众内生动力，因地制宜培育特色产业。目前，西山乡甘蔗种植已发展到3万余亩，百香果、澳洲坚果等新产业快速兴起。2018年，全乡农民人均纯收入达8240元。

营盘村芒良组的董跑腊是个“大忙人”。他在当地糖厂打工，每个月固定收入有3200多元，家里种了12亩甘蔗，承包了一片沙滩开发乡村旅游，还跟人合伙养竹鼠。“白天在糖厂上班，晚上去竹鼠基地帮忙，家里的甘蔗只能雇人砍了。”他说，“思路开阔了，口袋也就鼓了起来。”

重视教育，阻断贫困代际传递

课间铃声响起，西山乡营盘民族小学的300余名学生伴随着激昂、欢快的旋律，在操场上跳起了景颇族舞蹈——目瑙纵歌。

营盘民族小学有9个民族的学生，其中景颇族占85%。为传承景颇族传统文化，学校采用双语双文教学，民族舞蹈成为学校的课间操。

“我们这里没有辍学的，家长们都积极送孩子上学。”校长杨安甲说。

“教育能让我们的孩子走得更远。”营盘民族小学英语老师石勒干说。他在乡镇从事教育工作31年了，教过的学生超过千人。他希望学生们能走出去，从而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并把本民族的文化带出去。

近年来，芒市加快发展职业教育，在加大本地培养力度的同时，还将部分未能升入普通高中的学生送到东部职校培养，实现从学校到企业的无缝对接。

移风易俗，提升乡风文明

对景颇族群众而言，红白事、入新房都是家里的大事。以前办酒，8个或10个菜品，米酒、啤酒、饮料、香烟是宴席“标配”。“谁家要是少了，就会被大家看不起。”西山乡营盘村帕软组的小组长雷勒弄说。

精准扶贫以来，这样的“标配”不见了。今年5月，目毕栽的小女儿出嫁，桌上就只有6个菜，香烟、酒类都不上桌。“这次办酒只花了1万多块，跟前几年行情比，节省了至少一半。”目毕栽说。

过去，景颇族群众虽然贫困，但在“煮酒”“婚丧”等方面花费不少。新中国成立前，景颇族群众每年用于“献鬼”等支出最高超过总收入的50%。

近年来，西山乡景颇学会倡导厉行节约，反对铺张浪费，对进新房、红白事宴请人数、菜品数量等做出详细规定，引导群众移风易俗。

“移风易俗让群众精神面貌焕然一新。”芒市扶贫办主任杨善斌说，通过提倡农村节俭办红白事，引导群众改变陈规陋习，把精力和资金等用于发展生产、改善生活上，贫困群众加快脱贫致富的愿望更加强烈。

“甜蜜产业”让拉祜山寨蝶变

▲在云南省西盟县勐梭镇班母村中华蜂养殖基地，村民在学习养蜂技术（6月16日摄）。
新华社记者胡超摄

据新华社昆明6月25日电（记者李自良、伍晓阳、杨静）大山里的拉祜族人民，追求快乐，追逐甜蜜。但在很长时期内，拉祜人生活是苦涩的，像采到野蜂蜜这样的美事儿，一年碰不到几回。精准扶贫的春风，吹到了西南边疆。在云南省西盟县的拉祜山寨，人们告别了吃不饱、穿不暖、没有安全住房的日子。学习先进技术，改变精神面貌，发展养蜜蜂、种甘蔗等甜蜜产业，拉祜人的日子越过越甜。

追逐甜蜜，却陷于苦涩

今年50岁的拉祜族村民扎袜，从小喜欢上山抓山蜂。山花盛开时，他把蜂箱背进山林中，放在搭好的架子上。隔段时间来看看，有山蜂筑巢了就用泥巴封住蜂箱上的孔，把蜂箱背回家。这种方法抓山蜂，成功率并不高，有时几个月也取不回一箱。

扎袜家住在西盟县勐梭镇班母村十四组。这个拉祜族寨子过去长期贫困，人们以刀耕火种为生。抓山峰、取蜂蜜，便是村民理解的甜蜜生活。

拉祜人向往甜蜜生活，但现实生活曾经是苦涩的。主要分布在云南普洱、临沧和西双版纳等州市的拉祜族，在新中国成立之初，仍有相当一部分处于原始社会末期。就在几年前，拉祜族聚居区的贫困现象依然突出。

生活在班母村贫困家庭的二妹，住过竹笆房、挨过饿、穿过破旧衣服。初中毕业后，她开始外出打工。端菜、搬砖……打了几年工，她才存下3200元，但遭遇晴天霹雳——2015年，父亲被查出肝腹水，母亲精神失常。生活的磨难，让她感到自卑与无助。巨大的生活压力下，她白天拼命干活，而到晚上，独自一个人躲着喝酒、哭泣……

精准扶贫送来“甜蜜产业”

一股新鲜力量的出现，让二妹的生活悄然改变。

去年4月，西盟县与一家蜂业公司签订了合作协议，给村民带来了就业岗位和养殖技能培训。结对帮扶的党员扎莫把二妹带到蜂业公司务工。

她从抬蜂箱、砍草做起，后来学会培育蜂王、简单分群，现在每月工资达到2600元。

最近在班母村十四组，政府和蜂业公司联合开展“中华蜂养殖培训班”，吸引了86名群众参加。培训老师普光伟说：“这里的村民有一定养蜂经验，但不适应现代养殖需求，我们上门培训，确保大家学到先进技术。”

甘蔗是拉祜族地区新发展的重要产业。在西盟县中课镇班箐村，一片绿油油的甘蔗地看着喜人。甘蔗地的主人、拉祜族汉子石忠新说，多亏了政府和糖厂的技术培训，这两年光甘蔗收入就超过了6万元。

“要过上甜蜜生活，就要学习新的技术，改变落后的生产方式。”班母村驻村第一书记王波说。当地政府联合企业开展养蜜蜂、种甘蔗等多种培训。此外，包括青贮玉米、肉牛等新产业也在拉祜族地区逐渐发展起来。

在精准扶贫政策支持下，班母村贫困发生率从2015年24.78%下降到去年底的1.58%。告别贫困的拉祜人，开始尝到了生活的甜蜜。

更甜的日子还在后头

随着生产发展、生活改善，拉祜人的精神面貌也在改变。

去年以来，西盟县在每个村民小组成立“脱贫攻坚委员会”，由村民从村组干部、致富能人中选出委员组成。二妹在王波的鼓励下，成功竞选宣传委员。这个岗位的主要职责是宣传脱贫攻坚政策，传达最新的政策信息。她还负责对口联系8户贫困户。

娜哈就是二妹的联系户。自丈夫去世后，她就开始酗酒，蓬头垢面。二妹有时间就去给她唱歌，排遣负面情绪。村里还给娜哈安排了打扫卫生的公益岗位。现在，娜哈戒掉了酗酒的习惯，生活重回正轨。

“扶贫先扶志，扶志就要激发群众内生动力。”西盟县委副书记郑青江说。如今，拉祜族村民见到生人就躲的现象基本没了，酗酒的、不讲卫生的习惯也改变了，大家对甜蜜生活有了更多的向往。

曾经非常怯生的二妹，如今成了“脱贫明星”。作为养蜂能手，她经常给其他村民传授技术和经验。今年，她在村里收购了一批蜂蜜，卖到了贵州、江苏等地。她相信：“这个甜蜜产业有很好的前景。”

今年7月，二妹即将成为一名预备党员。她说，身边党员为她树立了榜样，她也希望通过努力奋斗，带领村民一起追逐更甜蜜的生活。

特约刊登
碧桂园集团
扫描二维码关注
“碧桂园”
微信公号
扫描二维码关注
“新华每日电讯”
微信公号
新华社 民族品牌工程

本报全国代印城市：北京、上海、天津、杭州、金华、宁波、福州、南京、济南、武汉、西安、成都、郑州、哈尔滨、长沙、贵阳、广州、南昌、重庆、合肥、兰州、银川、昆明、南宁、沈阳、长春、太原、石家庄、乌鲁木齐、呼和浩特、海口、拉萨、西宁、青岛、喀什、无锡、徐州、台州